

小貧

隱士

書傳





貧士傳

J  
17.8  
1  
1,3399

黃姬水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傳士貧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一四一四上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

得

# 貧士傳序

吳郡黃姬水牘

粵天生民。惟民有欲。迺作君師。俾寄平理。故帝王之治。并授塵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熙戶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羨。富貧之目。於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趨。茹抔土茅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盡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僭干宸御。歉而匱悴。蹈赴頓陶。費鎰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金篋單虛者。友疏而家誚。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子身皆胡越。處一姓爲仇讎。擢而爭也。如猛獸鷲鳥。象而養也。如廐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恃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多藏之門。鮮不離咎。如漢卓以郿塢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燼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沈淪。危亡安樂。莫不熙熙利來。攘攘利往。貪墨克培。而榮心充位。饕餮苟得。而跣行塞閭。貴豪積貨於丘山。元庶槁躬於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覩也。困亨貞于周辭。無怨難于洙訓。豈我誣哉。然庸彙雖繁。廉賈者特受。情瀾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論世。卽事考心。或逸尙高盤。弗屑塵穢。或懷沖養順。恐係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清修。則嚴揮若浼。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乖。以居易而泰。皆襟牟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疚。不以俗磷。不以終渝者也。吁哉。卓乎。其諸蜂營蟻競。而靈鳳丹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嶽登矣。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聞。

名跡輟闕。間有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仰。馬遷之紀貨殖。但刺淫奢。揚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陶歌蕭詠。細帙多遺。予也幼遭坎壞。雖處屢空之時。緬懷古人。實獲晏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臥疾。乃就榻上。徐爲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人。列爲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徽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遑也。始之敘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揄素風。則是傳也。匪徒爲一己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窮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譔

構李王子逸校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鏹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顏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札也。行國。公遭中逵。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口口。佇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常世亂。逃耕蒙山之陽。牆以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蒼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舂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肉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銖鉞我。妾詎能爲人所制哉。遂投其舂而去。萊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蹙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遵遊。水菽啜飲。綠闔陳謨。朱方偕底。績毛食粒。蹙容宣父。

榮啓期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時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以男爲貴。而吾得爲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爲之三曰悲焉。

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敖舒詠。因服表衷。志揚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弗設。一丘固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也。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斁。思欲絕景雲表。濯志溟澤。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室。華戶不扉。蓋莢不剪。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方之倪缺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蝸視姬邦。鳳遠秦岑。作幾舉色。含和保真。豈謂陋栖。廢厥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于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瘁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毀廉也。瘁行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踽步周行。恥辰叔季。結想上皇。日賜啓言。投疏立僵。孤潔名流。洛水並長。

###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淄境荐凶。敖也設食。槁瘁有來。虛餓孔棘。呼嗟致聲。舉臚作色。簞豆終揮。舍餒甘沒。

###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公以鍾粟辟爲相。齊王以黃金聘爲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諡。妻曰。以康乎。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諡爲康邪。妻曰。否否。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斯可諡爲康也已。曾子喟然嘆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稷先生。正以矩身。祿辭兩國。室乏兼辰。缺斂曾惻。攜諡妻陳。存雖苦節。歿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伉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尚蠱盤。銖陳晉寵。母簋莫充。相門斯踵。銜惠何深。酬身忻悃。取不賊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它日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槨。云參不仕。居衛。縵袍無表。顏色腫脰。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原憲。憲韋冠。縱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素王樂天。水飲蔬飯。道鑄三賢。器同一範。乃回幾化。乃參聞貫。彼不受命。曷知貧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澹寂。湖澗幽盤。織葭聊食。厥嗣淵投。月珠乃獲。量龍作戒。碎糜它石。

###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矣夫。

桑也居困。輿實良朋。浹旬病雨。一飯造門。歌絃甫奏。思故方深。究之莫得。歸彼生辰。

###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快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壺丘是口。刑名山。霽清謚女。饑彼以人饋。我以身辭。垂言窮巷。世仰沖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莊生知樂。漆園曠逸。郊犧不為。塗龜自厄。假粟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脊。

鵝冠子

鵝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屨空。以鵝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用。僞諛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鵝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諛絕。終身不仕。

荆有哲靈。幽巖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赤縣隱名。丹書闡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操。

顏闕

顏闕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為君子也。願請受為弟子。闕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闕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獨知足矣。終身不辱。屬居側邑。明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玉弗完。至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爲不義。嘗殺饋鵝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弱不苟求。食不非義。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纊。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欲聘爲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子終。蠅操於陵。自竄。鵝哇。兄饋。李充。螻半。乃屨。乃纊。乃衣。乃爨。楚患內規。高潛園灌。

###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博。飢食藜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所守焉。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笑然匹夫。罄爾四壁。晝耨夕薪。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哀爲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太原。從

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淳。至孝作人。姊食從寄。兄爵蔑輕。樂游郇囿。恥就孔勳。絃榮綜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襲知之。

仲蔚削智。繕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鑿。采椽唯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每匱。受鬻返餘。潛玩微象。暢契玄知。綠海携友。名岳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饜膳莫供。乃于大澤中牧豕。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隴畔。黃巾賊起。適期里陌。輒相勸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爲子乃從兌澤牧厥姤豕青衿孝質芳壘詔語德懷蠹寇名徵天府

###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蔬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輿推友饋弗嘗公聘再辭皤顛在旅鮮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於斯

###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厲節學畢牧豕於上林苑中誤遭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爲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荅乃更椎髻布衣操作而前乃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復至吳居皋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孟光與食舉案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既卒伯通等爲葬於要離冢傍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彼美令德力耕陵山爲春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尙書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

楛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公超克學。融博古今。簪從既廣。鵠徙何深。花邑時駕玉壺。永春優游郊里。忘厥處貧。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于賤業。農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苦。才成國器。氓編邑伍。騶侯新郊。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贖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卽抱莪悲。匱却將贈。牧諷典書。父交相造。忝生載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梳髮傳業。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鶴。遲夷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麗絺大布之衣。糲精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樅樞蠶牖。樂天知命。確乎其不

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諡曰玄儒先生。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帷。滅景雲藪。在歎克熙。于天宜者。玄儒國諡。懿述弗朽。

###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貨錢五千。與聞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甯二年卒。

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遐追聖學。言邁王畿。蛾習典學。麟獲授書。奔衰歸處。藏器栖遲。

###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殮斂。潁川張元祖來存融。推所乘羸車牛馬。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葬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偉明逸韻。杭道虬盤。婦亡無斂。友欲備棺。乃行古志。青野埋捐。同襟偕逝。用晦林泉。

### 申屠蕃

申屠蕃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



終。

恬曠子龍。被褐處空。沖心玄境。汗跡傭工。瞻依早失。經緯咸通。蒲繡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儲山之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齋磨鏡具。到所住。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詣。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止共。鑑磨行給。臣僉檄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足昭先德。

# 貧士傳下卷

處累

匡累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詣洛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甌甑爲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衣縑敝服。嘉平中。縣令閱其孤老。給廩不足。就工作。裨繕糧。出後以疾亡。

伯重曷師。青牛戶堂。遠播京洛。子止塗傍。潛道觀文。理素詠緇。須捷縣服。庸保索糧。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乃就學長安宿儒樂文博氏。通詩書。於衆輩中最爲玄靜。關中洶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敝衣連結。里人與之衣食。不取。郡縣以其鰥寡。給焉。時乞於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答。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瞪而不言。因與脯糲及衣。取其脯一朶。糲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變儒。塵業弗務。道典日披。寒貧致號。芳字莫知。戎臣問遺。取食却衣。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性無

恚怒。見者皆親樂之。時游邑都。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嘗住宜陽山中。文帝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炎曦蔽草。寒暑被髮。文係虞絃。載鼓載閱。阮叩絨言。嵇游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復貽書之。京詩以辭之。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威輦飄踪。洛陽客至。潔栖幽社。汗游隴市。達矣行吟。鄙哉言仕。倏焉遐舉。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友聞。每採稻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蝶蠅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毛灑。汗匝。顏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慚。

統幼孤匱。孝睦則聞。采林星往。拘水海征。顯榮族勵。沮溺自任。斂形迥世。畢影高襟。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服畢不娶。步擔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苦覆而居。恒

著鹿裘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竹買鹽以供。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颺贈章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颺遣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溫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後逃歸臨安。既卒。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尚山水遐思。名鳥旣歷。荒谷攸居。颺服弗御。導園暫栖。一朝捐瑟。二哲揚徽。

###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于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熟。有伊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遂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所不取。我豈能得。復沈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武昌翻里。臨川寄室。乃耕汙萊。禾成弗獲。乃鬻漁獵。售人無直。沈器漣漪。允符清德。

###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拊拾自資。同捐者爭穢。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媿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伋之。相與餽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

食。恒無經日之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道虔玄澹。老易妍文。饑仰掇穢。寒鮮複衿。戴周瞻族。孔給淑人。耄年養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山水。爲太原王公所稱。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爲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訖暮而歸。或恠其若此。答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鄭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屑往。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卒。淳之屬懷。索丘山水。徑草芟芟。牀書楚楚。三星締姻。一壺成禮。郡招恥屈。帝徵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湯莊。父矯。並口高尙。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栖秀餐靈。服毛御草。迺避敷求。復投杳渺。達人就脫。青巖陳擘。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食。妻亦不

慕榮華。樂甘儉。苦共乘。薄笨車。出市賣。易周用。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疑之。蒼書稱僕。人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疑之。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饑餓。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五年卒。

白尙疑之。古逸自期。于宗謝業。于野爰居。哲媛同德。賢王抗儀。衡陽終隱。遂厥遁思。

###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屬詠。携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箸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日復然。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所賣。須者隨多寡留錢。取樵箸而去。或遇寒雪不售。資匱。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追念母氏亡于冬月。衣無綿絮。自此不御。嘗寒時。就孔顛宿。衣被單袂。顛以臥具覆之。旣覺。引臥具去體。謂顛曰。綿定奇溫。卽灑涕悲慟。顏峻爲東楊州。餉穀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藻。樵山自給。一日不售。兼旬無食。孝不御溫。廉能却物。淑妻辭饋。並彰清德。

###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壁舍後聽。無遺亡者。

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居剡中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年六十四卒。歎也。農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屬垣晝業。然糠宵度。機心永絕。山禽掌哺。

吳蔡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涇城人也。學善三禮。老莊。過江教授。葛巾竹屨。蔬食二十餘年。與劉歊俱于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大學博士。不就。蔡會字休明。陳留人也。常慕苞清抗。圭竅自守。不與俗交。李攜謂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澹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屣揮宋組。鑰闡魯書。休明景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搗頌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詠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巖山。遂移居之。家極貧窶。而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數。皆不就。

伯珍幼艱。抱影長嘯。藝翰摹精。古墳探奧。九巖逸栖。四人齊志。自擬曾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尙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又傭人伐竹。以繼饘糜。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歸鄉。無所營求。負薪

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徵薦不就。著易禮老莊等要略數十卷于家。  
麟士俊敏。尙志窮居。誦口而畜業。手以需。討典都游。終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 沈顛

沈顛字處默。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家貧。惟讀書著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門。顛獨不往。勃就之。顛迎送不踰閭。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糧肉。閉門不受。惟采蓴苕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憲稗欽風。守我冲寂。傲彼尊榮。饑戎並遘。饗膳皆空。山植溪毛。日舉以供。

###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士人也。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受。盡以歸胤之姊琅琊王晏之母。聞者嘆異。性至孝。旣冠。答父彥之誠曰。願跡赤松于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爨。僮僕竊隣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拆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卓哉士宗。年芳行偉。百萬推金。一塵甘餒。瀛海清涼。穎陽高軌。叢竹安愉。沒窮無悔。

###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之者。訐卽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與陳留阮



孝緒及族兄歆。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每遭窘迫。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閑正。姿顏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年卒。諡曰玄貞處士。

許當。韶紀。孤因卽遭。觀賓弗利。比友相招。東澗盤止。遠岫遊遊。玄貞清諡。千載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蒿室草廛。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饑貧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牾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噉醉飽。便盛餘肉。併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叟不家治。實勝焦光。碧草寄趾。黃流適情。仰供養子。時乞華門。視彼榮富。太虛馳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也。少通經史。兼精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爲業。縣令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敏求慧性。既涉九經。復昭三乘。寂矣厭紛。儼乎居敬。藝疏足老。終違辟命。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曉轉。逼暑鄉正。委

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鷲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云。

桃椎恬閉。裘索陶熙。裕襟弗諒。世網苦縻。搆雲取壯。緯草由頤。友治請言。默示無爲。

###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頰淑清。風神散朗。灌蔬藝竹。以全高尙。然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挂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郡守韓朝宗偕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惶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終于冶城南園。

楚嶽隍靈。孟哲挺生。林嘉遜尙。文妙匠心。放適情志。任適天真。臨觴負諾。樂豈易名。

### 高釋

高釋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官。固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貧窶。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

高子勵行。卓犖邁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勤遜志。披文暢喜。

###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潁昌人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問所以爲。生對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以供飢粥。有時不繼云。

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讓畝敦睦。俗室裕貧。嚴卜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惠綏。聆厥條陳。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荆公王介甫嘉其潔尙。乃彊爲釋牛山。以資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爲買之。牒名紫琳。已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公訝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爲。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償負矣。

清老放達。風神塵表。麗偶弗偕。芳林孤蹈。名公致嘉。迦業強造。曠性不堪。從所厥好。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賈生茂士。握槩吐珠。綠醕則嗜。白衣罕携。室當交譎。友實致思。嘉圖雖慰。玩豈忘饑。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爲太學錄。以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青紫業。僦舍掩籬。玩讀經史。晏如也。鄉朝貴有以書薦於有司。終不往謁。妻危氏同甘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千之。夙興供洒掃。具蔬食。畢卽受業。恭謹終日。杜來爲之立傳。

廷彥邦直。克陶哲器。國止青蠅。園藏白賁。令妻刑德。翼子繩義。藝士昭揚。播芳百嗣。

蘇雲卿

蘇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爲友。宋旣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庵於東湖之小洲。家貧。畚礫爲圃。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簡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翼日遣使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逝矣。

雲卿國彥。乃丁世亂。故交顯達。湖洲遲玩。管樂致忻。幣書臻薦。松間一語。明發遐竄。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善書。貧甚而有介。郡守招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殆不過哀吾貧而周之。甯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斂葬云。

庠叟用晦。逸範夙傳。乃生麟角。亦尙龍潛。歌彰清蘊。書適熙天。抱窮以歿。題幃弗全。

河溥

河溥字商霖。永嘉人也。潤澤詳整。屬詩知名。釜爨常空。而意趣悠然。漠不爲累也。葉水心常稱其凍餓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貲。其友翁忱率素往來者葬之。

溥也。哲儒。聖步賢趨。玉堪擬德。實偶彰儀。躬遭育鞠。心嗜道腴。獻稱有試。友殯無歸。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洲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隣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矩道崑廬。考墳自娛。如何種施。乃繼儒糜。朝軒有造。山釜無儲。羹獻作饌。式宴樂胥。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逃名。常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楮。詣富家易穀。露頂短褐。布襪草屨。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語。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徽之哂焉。迺出侮之。徽之口占以答。無不精美。問其姓字。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惠之穀。徽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庸取。遂去。諸子弟瞰識其所。雪霽覓訪。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障耳。因問先生何在。答曰。溪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作者徽之。絕塵不羈。益耒山綈。網罟捕魚。遁趾一出。僻牖人知。諸少甫扣。孤雲復移。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宦官墓譽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以情白。坐諸客咸勸之受。長孺逾堅。嘗送蔡如遇歸東陽云。糜不繼。襖不溫。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夷風沿濁。卓生長孺。履有確守。困無纖累。雖當粒絕。終辭墓譽。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辟糶助之。天曆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繼。勸鬻墓地。少延餒死。有開在羸憊中。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憐之。

伯陽碩儒。庾炊莫給。養蒙而需。載緝以易。孔鞠饑寒。克全守德。子經婦義。斃焉弗失。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覃懷人也。從姑氏來吳。少慕鄉哲許衡。遂軒軒以禮自持。爲學誠篤。周旋規矩。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令導諸富。不從。乃刃其面。流血仆地。復戴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窶。冬不具衣襦。或遣以挾絮。固辭之。雖小物亦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人。一無所成。死有餘憾矣。

覃懷秀產。吳邑卽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刃莫懼。素介無取。生雖聞道。沒猶含悔。

王達

王達字志道。錢唐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夕。因賣藥。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之。無不口應。

跛者王生。外歎內足。山袖秦方。市簾楚卜。學必窮年。談唯稽牘。粵義隱詞。質皆彰暴。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鬢髻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獮影窮栖。毀顏佯廢。編髮高嬉。性偕赤子。道屈貴輿。同邦企德。展矣我師。

邢量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僮僕無之。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唯左右古書披覽。薪水躬自乘。執惟炊柔。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煖食。折鐙敗席。壞麻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傳記。無弗應者。客至清談。不設湯茗。有奇彥數人。每謁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它處。復就談焉。量以是畢老。

邢叟好古。經紬史究。室乏御令。身勞井臼。晨炊昏餐。著麻寒覆。問奇有來。如鐘在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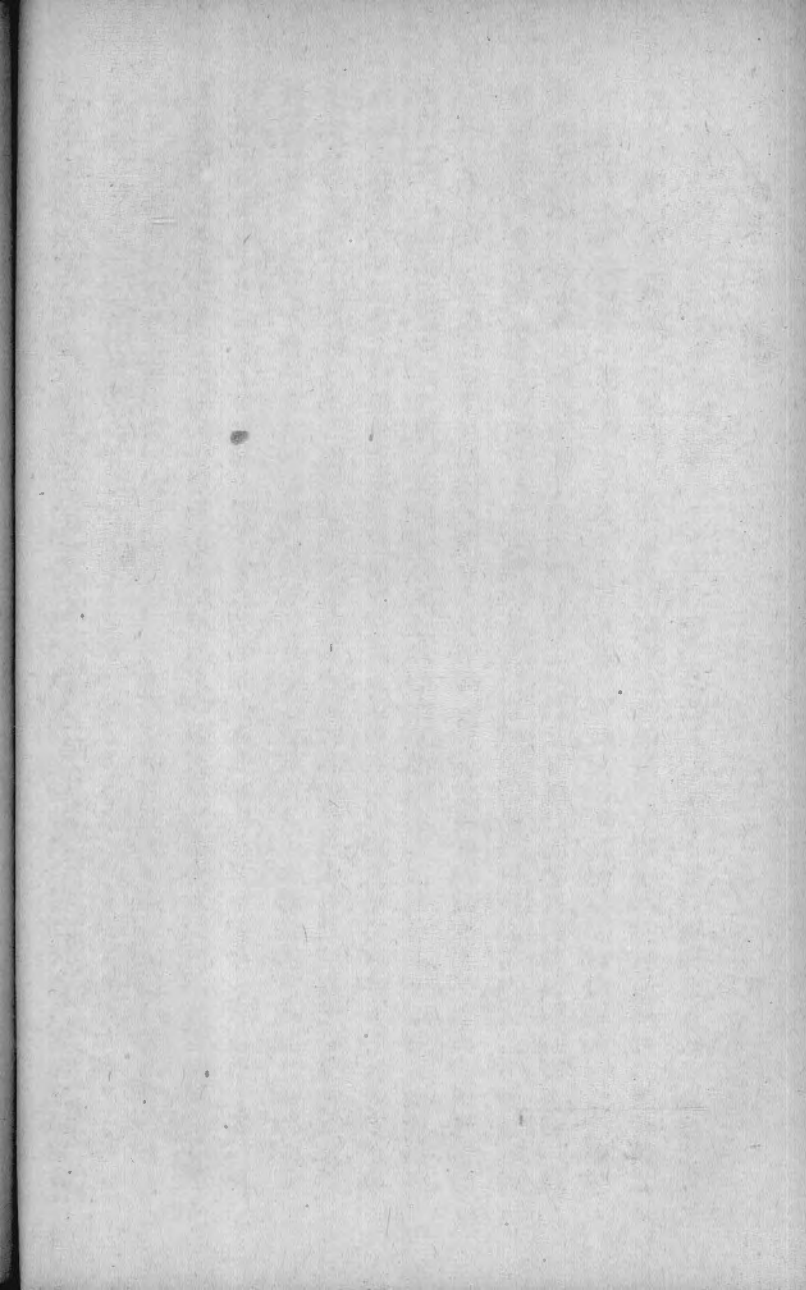
# 貧士傳後序

噫。易表聖賢之養。禮著下流之較。其泰與約爲不同。恭與簡爲弗一者。何也。蓋時有哲人。則豐公以大奉。類分中上。則秩節以次施。在昔帝王無愆于接下者之道也。世降風移。名浮實掩。淑慝之分旣喪。貞黷之鑒遂昏。始有不得其職者衆矣。故尸祿靡媿。食貨每積於侈傲之公卿。竊權罔疑。富殷咸屬于樂康之近戚。瘠形饑喙。徒履端方。號婦啼兒。虛窮經緯。行危朝野。儲儻石而一磬懸。學貫天人。禦三冬而四壁立。豈但執瓢之回。懸鵠之憲而已乎。然又土室茅茨。居其身而樂道者。不知其非雕綺也。漁樵傭保。人其伍而尙志者。不知其非師賓也。糝糠草樹。充其腹而守貞者。不知其非膏粱也。傾篋虛囊。立其家而抱術者。不知其非貝玉也。在士則然而矜非資澤。見者自輦蹙而弗安。哀不富人。聞者將驚忱而不已。閔通靈怪。傷動帝祇。其可以燕越之情。爲同人之感乎。嗚呼。食力者先民處世之務。求己者元聖訓人之方。飲河非餘。安枝惟一。惜乎。日昇溟而霽粒食。禽歸林而飽稻梁。黃白難通。拯閉枵而無賴。青錢失母。給晨夕而終窮。力屏非少壯之剛。奚周芟柞。身孤無亞旅之助。必匱菑菑。貴客驕人。穢形耳目。飾冠衽服。塵卽襟懷。富仁寵義之莫知。特方桑翳。握瑾席珍之弗許。竟比褐寬。殊不知銅臭之聲。嘲譏自古。守財之說。言議逮今。石崇郭況之贏。報殊禍福。陶朱程鄭之裕。迹辨邇遐。豈挾有于夜臺。無懷資於泉路。蕩凌子姓。終爲馬鬣之封。棄背僮奴。半作牛犂之壠。地司鬼錄。無別于萬鎰之夫。藏魄游魂。未顯夫千金之子。垂尤世世。貽笑人



人而貧士者廉儉之操。粟人嚴雪。明清之抱。洗物澄江。播善八紘。飛芳千祀。長夜斯卽。永述非共。盡之流。沉明莫聲。不朽豈同腐之族。墨硃記載。竹素流傳。遷鼎改朔。而義問不移。變海徙田。而德音孔固。此蓋貧于財而富于德。空乏于一朝而優崇于萬世也。若彼富人。寶神尚守。精爽猶存。玉食力珍。方丈之豐。而陳饋妖宮極美。翔天之廣。而寢興聽廉士於清蟬。目餓夫於餓鳥。貨貫錢而德色。何能指塵而棄舟。舍一羹而沈吟。豈諒投珠而抵壁。欲如丘壑。至素首而未盈。貪似鷹狼。底汚身而尚毒。仇斂萬民之食。戲儉百物之精。之斯人也。不亦愚且肆耶。且陽痺無憤盈之私。白藏有溥長之慶。錦絺謂之同被。養肉乃曰齊嘗。豈或怨尤乎一時之遇。而忘彼大道之無健羨也哉。蓋貧者士之常。素者易之履。舍車徒步。在林之鶴可歌。却釜躬耕。于磬之鴻莫斂。無嚴令而不援。垂街之寶。非好名而不拾。在道之金。嗟來弗食。噤爾豈安。蓼蟲忘乎在辛。壤蚓安于食槁。孤竹採薇。有時可逝。赤松辟穀。無地能求。性忍滑甘。既無累于羣欲。生還造物。允不繫于一心。使天下而多若人。則制畝不分。何起未均之歎。公養無設。誰興或簡之思。出入相忘。動止以道。莫傷太清之化。克保太公之風。人趨不令之徒。家臻必封之俗矣。魯曾有操弧之志。無授筆之祥。學疑買櫝而還珠。迹類登庭而獻玉。青雲莫致。素服屢塵。少年結裘馬之場。衰頽闕龍鳳之署。向平之事未畢。貢禹之家孰知。百畝之田。未盈伏臘。數楹之室。聊適起居。握筆題詩。窺陶謝以爲門戶。舉杯說劍。執韓白以作機符。誨爵既遺。詔祿罔及。亦惟多文爲富。奉義以尊。玉饌之人。均作競戴之旋蟻。紈袴之子。等於化草之流螢。固虞性而樂天也。詎輕世而傲物哉。姪姬水著貧士傳。各係以贊。而又冠以序。其文爛然也。

予始志于近取。未嘗一覽。而晚節末路。困蹇屯否之餘。讀之深有所感。是用作後序。以足其未盡之意爾。  
嘉靖辛亥歲七月七日中南山人黃省曾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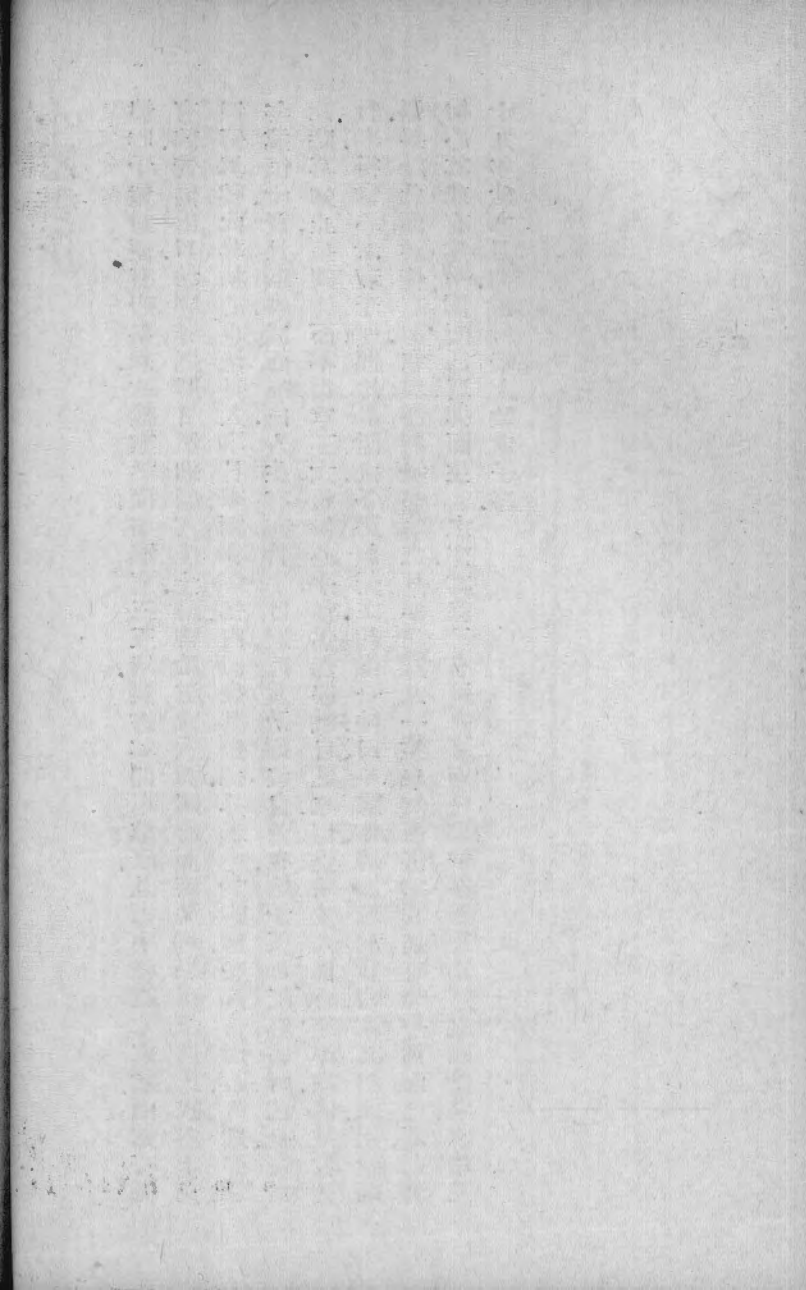
小 隱 書

敬 虛 子 著

本館據硯雲甲乙  
編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小隱書序

憶昨予童齒便有岩壑想。欲籬數畝園。築壤室三五堵。裒書其間以漱滌。且園中種花木成陰。而猶有鹿有鶴。情倦出戶相狎弄。遇勝日輒迎韻人佳士。講書論道。或飲酒賦詩。閒時又可來釋子仙氏。談空議元。探傳真祕。此其初心也。洎長人事日來。漸與俗化。內固病其矯拂。外未免於酬應。夫抑情而行。久則弗堪。年逾五十。衰且厭事。感而嘆曰。人生有志。貴乎自適。何爲乃爾。浪自苦也。矧予父母旣終。婚嫁已畢。苟於此時莫知止。是謂迷而不復。寧不大負伊心乎。惕惕然弗敢自己也。因退耕先人田。聊以卒歲。偶披古人行事。得會心者若干傳。間比事附之。各屬詞贊之。總惟一帙。曰小隱書。將展玩於農暇。淑其清遠。用證崎偏。果緣此而神情有契。相與游翺於寥廓之外。亦尙友之一益也。然而俗病其將有瘳乎爾而已耶。則而初心其或有遂乎爾而已耶。抑而生人之志。其終乃有適乎爾而已耶。則亦庶乎小隱之願諧矣。嘉靖三十九年秋九月朔。西村畸人敬虛子序。



目例

傳三十則

古許由

秦邵平

東漢向長

韓康

晉戴逵

齊明僧紹

唐王績

陸羽

王樵

松江漁翁

巢父

漢鄭子真

嚴光

龐公

陶潛

北魏陸夸

張志和

趙宋種放

俞汝尚

杜生

伯夷四皓

蔣詡

梁鴻

魏劉管寧

宋孔淳之

北周章叟

司空圖

林逋

譙定

順昌山人

桃花源記

敬虛子曰。傳凡三十則。蓋著閒退者之所適也。首許巢。定路歧也。夷皓。正根宗也。陶邵。標趣味也。終於順昌山人傳。洎桃花源記。必若此。方得以諧小隱之願也。中間雜彙諸家。色色俱備。無非欲合成一適。



小隱書 目例

將求夫唯人能人耳豈有他哉。

# 小隱書全帖

明 敬虛子著

許由

許由字仲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隱於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逃去。耕於箕山之下。潁水之陽。以手掬飲。人遺一瓢。挂於樹。風吹歷歷作聲。以爲煩。棄之。

漢揚雄法言。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

敬虛子曰。古稱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靜。許由有焉。蓋人性本靜。故心卽好靜。其不靜者。物撓之也。夫物撓起於煩。煩者必求。是故枉己徇人。廢廉捐恥。膠膠之衷。不啻紛麻。赧赧之顏。有如鐵甲。此皆煩而求者之爲也。欲頃刻而靜。得乎。夫靜者。心之本。無頃刻靜。不知此心如何安頓。而性亦敝矣。性敝。則凡造物予我者。皆不能認取。豈不哀哉。用是觀之。煩之害大矣。無求之義至矣。茲二者。庸非小隱修靜分步之第一路岐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常山居不榮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敬虛子曰。古今咸稱巢許爲忘世之人。然而忘世亦大難矣。夫忘世之難。由其忘我之難也。忘我之難。

由其未見真我也。奚爲真我。世俗橫執七尺之軀以爲我。此色相之我也。豈真我哉。古之人有曰。今者吾喪我。夫吾與我何辨。而曰吾喪我。此妙道之言也。是故蟬之飛也。豈戀枯殼。龍之變也。何有蛻骨。作是觀者。應見真我。凡人未見真我。則內景不寧。詎得好事。外塵忽來。便爲所縛。又惡能忘世。故忘世難。忘我尤難。見真我方爲忘我也。嗚呼。安得見夫真我者。而與之共小隱哉。

伯夷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與其弟齊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克殷。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秦有南山四皓者。蓋旬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已。其時道滅德銷。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漠漠南山深谷透。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之定。

敬虛子曰。民之鮮能於隱者。多爲索莫。不堪其寂焉。或爲困厄。不勝其戚焉。以故炎炎勢淫。豔利者靡靡。而山無巢居之子。世乏中林之士矣。予次小隱書。至夷皓。未嘗不嘆其困厄於薇餓。索莫於芝饑。如是栖栖耳。然索莫堪其寂。困厄勝其戚。非中心之定者。不能。夫中心不定。則外皆蠹賊。將遷志而別圖。雖有至情。莫遂其發。雖有真操。莫保其存。又何以隱。嗚呼。夷皓者。非山林之本祖正宗耶。

邵平

邵平。廣陵人。嘗爲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邵平爲名。又云青門瓜。青門卽長安東門也。

魏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畝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辱豈足賴。

晉陶潛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興一觴酒。日夕飲相持。

唐李白古風詩。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敬虛子曰。邵平當秦之滅。乃避地而東門種瓜。蓋得天下無道則隱之義。其賢乎。詩人又借其事。諄諄焉以明物理盛衰。反復無常。倏忽易象。其端叵測。可謂洞消息之微。探變化之蹟者也。向予曾聞道家書有名東門大瓜者。無亦取之邵平歟。亦如詩人之詠歎。抑或發揮元理。浩浩無涯。不但此歟。惜也未得見之。

鄭子真

鄭子真。褒中人。隱居於谷口。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和平二年。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

師。真子真遂不屈而終。揚雄著書言當世士稱其爲人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於京

金。方古容城人。大定間。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真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惟遜詞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則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

敬虛子曰。凡人大爲心害者。皆生於妄有所求。妄求者。多見己不足。人有餘也。若鄭子真。方古服岩石之耕。不屈其志。守田畝之穫。不易其食。聊不見己不足。人有餘。又何求也。人之言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嗚呼。二子殆耕心田而日日豐年者。不然。何其自足無求。乃如是耶。乃如是耶。

敬虛子曰。予旣比鄭子真方古之事。後再見唐人元結之父延祖。三歲而孤。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姪強勸之。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烏虜若此者。甚協予心。因知後人所欲爲。前人靡不有之。陶子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謂徒虛語耳。乃今知其信然矣。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哀帝時爲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奏事到灞上。遂稱病不進。歸鄉里。臥不

出戶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羊仲、裘仲從之游。二仲皆逃名不仕者。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人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閒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與朱山人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見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籟蕩。譁浪偏相宜。范野人者。是亦可人之流也。

敬虛子曰。山林交與世俗大別。世俗尙委曲周悉。山林惟真耳。且世俗泛交。泛交而復委曲周悉。中間惡得無僞。山林寡匹。非氣同志合者。不相與。多無逾一二人。觀蔣之從游。陶杜李之往還者。足見嗚呼。天下惟無所爲而結者。乃真。彼若而人更復何爲。是則小隱者於此可以識友誼矣。

###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禽麋俱。

游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含嚼。方覺美出。若對世俗言之。鮮不嗤笑。未知死何如生。疑詞也。元人有李道純者。善言此。李之言曰。有生卽有死。欲知死必先知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繫辭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學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洒。末後脫洒。只今自由。末後自由。只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也。嗚呼。小隱者讀此而解。則死生之疑。脫然釋矣。非出世之第一義耶。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精元理。入廬山。依遠公蓮社。後還江陵。閒居絕俗。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卽腐。炳雅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結字山中。懷向平之志。

晉雷次宗。字子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尚。游道滄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

敬虛子曰。昔有沙門慧遠者。於廬山開白蓮社。用修靜業。同修者有十八大賢。而宗雷在十八大賢中。爲稱首。故黃太史詩曰。白蓮社裏覓宗雷。今據二人本傳。又皆慕向子平者。頓脫家獄。饒激清塵。其雲霄中人物也。我輩迷惑。終日浮沉於世故。羈絆於俗緣。豈不真同壤蟲之仰黃鵠耶。悲夫。悲夫。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暮夜宿息。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貴。憶此勿相忘。及光武卽帝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日暮留宿。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中。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敬虛子曰。人唯不美外物之爲美。始無心累。無心累始見天真。見天真始知人之所以爲人也。奈何世俗率羨美外物。輒累其心。雖冒人之形。而不得嘗人之味。享人之趣。殊可悼也。予次小隱書至嚴子陵。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域中之大。天子也。避而弗就。諫議大夫。清貴之秩也。竄而弗屈。斯二者曾不屑以爲美。外更有何物足羨。得以累其天真也。子陵其達人之爲人者歟。嗚呼。小隱者有欲不負乎人之生也。將嘗其味。將享其趣。則夫道術之所在。不有風於斯人而起耶。

趙宋蘇雲卿。廣漢人。靖康之亂。避地豫章東湖。鄰曲皆稱曰蘇翁。少與魏公張浚爲布衣交。浚旣入相。遂薦共濟大事。然莫知所在。高宗令其尋訪之。聞在東湖。浚作書。托守臣躬親稟請。及造其所。乃獨居茅舍。以種園織屨爲生。得書不劓。佯許詣朝。其夕。遜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唯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閒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翁。

敬虛子曰。人之所欲者。富與貴也。所惡者。貧與賤也。然富貴者行其勢。貧賤者行其志。願天下必有志



而必無勢。若子陵之於光武，雲卿之於魏公，可見已。夫光武魏公本以故人之情，延二子，二子者飄忽而去，曾無繫留。光武魏公卒不能致，果哉！志可必而勢不可必也。豈特二子，巢許逃於箕穎而堯不能書，夷齊竄於首陽而周不能致，嗚呼！本一微末也，非不能致，正欲遂其高尚，全其操節，將藉此以洗穢濁之習，而起清明之會也。用是觀之，世可少隱士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耀。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鴻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間，又去適吳，及卒，遂葬要離冢旁。

敬虛子曰：山林之人，其德在於默足以容，梁伯鸞初焉。與妻之隱霸陵也，真能以此撰德。及其出關過京，而五噫之歌，侵逼時政，奚爲而輒戾初心也？至於奔亡竄徙，幸而得脫，豈不爲後來之永戒？若曰：靜中不忍技癢，著書立言，亦但可漱閒情之芳潤耳。一時是非得失無關可也。雖然，猶非所謂善忘者。世豈無含真抱素，完性命以自終，視著書立言皆贅物也。嗚呼！安得夫斯人而與之共小隱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遞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起。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與之。因逃匿。以壽終。那乃賀切。語餘聲。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呂微之先生家僑居萬山中。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室。易穀種。值雪。聞分韻作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聞而出。見其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且詢見笑之由。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蝶事耳。衆嘆服。問其姓字。不答。衆曰。嘗聞呂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先生。惠之穀不受。必易之而去。衆隨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雪晴往訪之。捕魚換酒。盡歡而罷。衆回翌日再躡其蹤。則已遷居矣。

敬虛子曰。人亦有言。名者造物所忌。又言造物忌無實而得名。夫觀其所忌。是名本人患。世悞以爲人利而亟亟營之何也。韓康、呂微之。乃大有所見。是故一則避名深入而不出。一則逃名長往而不反。方且柴車幅巾。方且草履短褐。脫去外飾。渾然不露。殆將忘乎形骸者。而又奚事於名。嗚呼。至人之行如此。庸非小隱之上根大器。獨觀素樸之深者歟。

敬虛子曰。夫韓之避名。呂之逃名。固以爲至人之行矣。何仲尼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曰。非如舊訓也。按此乃聖人闡人之了死爾耳。疾是不疾而速之疾。其字取義於矢。沒世言死也。疾沒世言死之逸也。且君子平時處世。今日沒世。不但沒世而必曰疾沒世。殆如矢之飄激而遠。曾無保留。若然者。臨

贊之際。豈有災厄之纏。愛欲之牽。煩冤悲苦而弗忍離者。死何如其逸也。夫既疾沒世矣。仍復名不稱焉。若然者。是初之生世。清淨而來。終之沒世。清淨而往。杳無形跡之痕。可見。羶薶之氣。可挹。本然性體。魚莫之隙。脫洒出世。不滯絲毫也。將取奚端而名稱。古人有言。鴈過長空。影落寒水。鴈本無留影之心。水無戀鴈之意。正夫子名不稱焉。義也。云何世人。多有未了。嗚呼。吾何以遶韓康呂微之之良。而與之了此哉。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鼃鼃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用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所而已矣。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敬虛子曰。自上代之風薄。人咸習功利以成性。中間豈無孤潔之士。破習而出者。然富貴之豔。外淫。貧賤之戚。內激。會未幾時。初志輒遷。而習性竟勝矣。此北山所以起移文之嘲也。予讀龐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其志之果也。性之定也。是故服耕而處。既善避人。采藥而行。遂大忘世。杳然不見天地間富貴貧賤爲何物。聊無一點習疵。謂非上代之遺民矣乎。嗚呼。鳳不容以笄。而象麟不可以羈。而游。杜子美

謂劉表焉得取誠哉劉表焉得取也。

### 管寧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一蓁牀。五十餘年。未嘗箕股。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皂帽布裙而已。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寧本東漢人。暨魏受禪。尚在。明帝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歲。三國其時。魏有張璠胡昭者。俱養志不仕。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不應。表除樂平令。不就。戴篤巢門陰。璠曰。戴篤陽鳥也。巢門陰。此凶象也。乃援琴歌詠。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正始趙儼薦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六朝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梁末隱居茅山。宋元嘉初。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目睛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鷗一隻。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五代鄭遨字雲叟。滑州人。舉進士不中。乃入少室山爲道士。聞華山有伍粒松脂。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屍。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

敬虛子曰。論語說賢者避世。又說作者七人。古注云。作謂高尙其事。避世則君莫得而臣也。若然。非易所謂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之義乎。彼三國六朝五代之世何世也。正自古以來。

天地不交之大否。管幼安諸人各崇儉德。不榮世祿。辟之不應也。徵之不就也。召之不起也。按其行。固賢者之避。擬其倫。殆作者之尙矣。嗚呼。天下將亂。道在小隱。逸鷺而高翔。其諸君子亦有樂取於是歟。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嘗作閒游贊曰。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予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意讀詩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上。邂逅園翁畦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敬虛子曰。以予觀於戴安道與夫羅大經。可謂善述自適之趣歟。雖然。亦特外境耳。要之內心定而外境適者。方爲善。苟徒外適而內弗定。或有時而厭惡其寂。則不勝馳擾矣。是以上士居常涵養其內心。而能定。能定者。必能靜。靜則湛然無累。偶與外境相值。則情之所發者。正樂之所得者。真其適爲有本矣。若但以得外境爲自適。吾恐猶非古之善自適者矣。

陶潛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爲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解歸。後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潛好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爾有喜。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宋元嘉四年卒。諡曰靖節徵士。

趙宋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徙居洛陽。王拱辰之尹洛也。爲市宅於天津橋南。富鄭公弼命其客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雍在洛四十年。安貧樂道。未嘗攢眉。所居爲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喜吟詩。作大字書。遇興則爲之。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春秋乃遊。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候。乃賡之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可謂風流人豪也歟。好事者別作屋以候其至。名之曰行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初本欲有爲。以聞鵲而止。年六十始爲隱者。服烏帽。縞褐。見卿相不易也。年六十七卒。諡康節先生。

敬虛子曰。天之生物。恒以至趣委諸人。故萬物之性。人爲貴。奈何人弗能盡性。而人其人也。莊子曰。惟

蟲能蟲。惟蟲能天。言蟲之受於天者無弗能也。而人反弗能人其人。是非大可哀乎。前予於嚴子陵傳。曾嘆世俗雖冒人之形。不得嘗人之味。享人之趣。茲見淵明堯夫之爲人。外適其境之順。內樂其情之閒。忘乎富貴。而官爵祿位安於遇。脫然而無所廢也。超乎貧賤。而居動服食游於淡。泰然而無所隕也。凡天地間一切物事。舉莫得以累其元真。而天德常寧。則是不惟得以嘗人之味。而且得以享人之趣矣。則是不惟有以能人之人。而且有以能人之天矣。嗚呼。若此者。庶乎無負於天之所委。而全其所貴。然則小隱之儀型。不亦的的有在於斯人歟。有在於斯人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顓等共爲人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旣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敬虛子曰。孔淳之性好山水。雅尙游涉。予讀其傳愛之。因思金壇王樗菴先生。向以僉憲飭兵我州。曾多攜圖畫來。問其故曰。初調官於此。卽聞地無山水。登越恐塵滓肺肝。假此有時展翫。滌除耳。大抵高人之抱。類如此閒遠也。乃予亦篤山水之好。奈何僻此荒寂。後樗菴官滿南去。憐予有志。欲引過江。卜勾曲山下以居。久之。將往。觀鴈蕩。天台。匡廬。武夷。峨嵋。羅浮諸山。仍還勾曲。講學而終。予忻然欲從之。輒以母老家貧不果。雖然。傳稱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說者乃謂聖人之志不在山。則夫樗菴之志。果

在山耶抑別有所關耶。

### 明僧紹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也。明經有儒術。隱居長廣郡勞山。宋累徵不就。齊建元初。徵爲正員外郎。亦稱疾不應。後住江東攝山。開沙門遠宿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見之。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遜。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遜還攝山。帝甚以爲恨。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爲榮焉。

趙宋南安翁陳元忠赴省試。日暮投宿其家。見几案有書籍。陳曰。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明日陳別去。以事留城中。忽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十五年不出。何爲到此。曰。吾有急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送郡當杖。遂與小兒詣郡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己。忽小兒來翁耳旁。若有所請。郡守疑問。對曰。我父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詰勅見埋於山下。守遣吏隨兒發取得之。延翁上座。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敬虛子曰。小隱之爲德。名跡祕者上也。名祕而跡弗祕者次也。跡不祕而人莫能挽之。又其次也。乃若名跡暴著。走弓旌以聘者。斯下矣。亦以隱稱。其實有疵。不見夫投骨者乎。蟻必聚而吮之。骨何心於蟻。而蟻必吮之者。腥羶之氣招之也。名跡暴著。是腥羶之招。身旣隱矣。焉用此乎。明僧紹在當時。乃爲宋齊所賢。累徵特賜。迺邈而來。謂我無以招之。彼何緣而至也。自世俗而觀。誠爲榮遇。自隱德而言。不亦



有疵乎。於此所以有取於南安翁也。正以其名祕而跡弗祕。過此以往。則名跡俱祕矣。嗚呼。窮山僻谷。安知無有若而人者。殆何日脫屣而往從耶。

陸夸

陸夸。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少與崔浩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或謂夸。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敬虛子曰。予嘗考論古今隱逸傳。至北史見陸夸著知命論。於是喟然嘆曰。嗚呼。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者也。死生壽夭。貧賤富貴。以至存亡得喪。榮辱顯晦。蓋皆一定。人不可得而易。亦非人之可能而易也。知命則不怨天尤人。而修身以待之。由是於一切儻然之遇。來莫之迎。去莫之將。且復安於命而無所用易矣。是故知命者。大快活法也。安命者。大休歇事也。小隱者。未達乎此而欲與天爲徒。得乎。

章覽

章覽。字敬遠。杜陵人。志向夷閒。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流泉。復對翫琴書。蕭然自逸。至有慕其閒素者。載酒從之。亦爲盡歡。接對忘倦。明帝爲詩貽之。號曰逍遙公。

唐方干。字雄飛。桐廬人。性不羈。一舉進士不第。遂隱居於嚴陵釣臺東之白雲原。又別業在越之鏡湖。上嘗吟咏以自喻云。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秔倩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

外能無事。頭宜白此峯。

趙宋魏野字仲先。陝州人。性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笑歌終日。出則跨白驢以遊。

元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進士舉。不中。棄去。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明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繫。良可恥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興至。幅巾野服。任意所之。旣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敬虛子曰。世有談清福者。然而知清福者。孰人哉。至於享清福者。又孰人哉。近時有胡九韶者。寒士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曰。三泔菜粥。何名清福。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若胡九韶者。可謂知福之人也。而韋夔而方干。而魏野而王冕。而謝承祐。庸非享福之人歟。雖然。內典猶言一物無所累心之謂福。夫一物無所累心。視此不更別有一般清味。嗚呼。小隱者又曷可不咀此等味耶。又曷可不臻此等福耶。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慶弔婚冠不與也。隋大業中。舉孝廉。爲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貞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爲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棄官還鄉里。有渚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詩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其爲誰也。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快飲數杯。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云。

敬虛子曰。人之性情。以自適而和。自適而和。則天真將不遠而至。然自適本於內。無待於外。待外而適。則非適矣。是其故何也。凡有待。則物爲主。物爲主。則有時而莫供。忤意因弗遂而動。燥心由有滯而生。衡乎逆之恤。而奚有於適之和。是以古之善自適者。一物無所待於外。正欲養乃天真耳。王無功白樂天。世稱自適之賢。奈何必有待於酒也。而後適。是酒適也。自適也。夫酒適與自適必有辨。人之言曰。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用是觀之。以酒適者。仍是幻作。更在自適之外。而豈所謂天真之適耶。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時見賞重。待詔翰林。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帝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乃配爲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或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憲宗畫像訪之。卒不能致。

敬虛子曰。天地間大有清事。唯至人得而領之。是故物之疵無以湮其純氣。俗之駁無以澱其皓質。蕭然超於物象之上。洒然游於諸塵之外。是至人之風。天下以清也。張子同曾著元真子數百言。向予偶見之。似非喫烟火食語。茲讀其傳。又如此孤遠。昔人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果矣。嗚呼。小隱者未遯元真子之風。寧識別有天地之清事哉。

###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爲侍御史。時天下離亂。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見志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年七十三歲卒。

敬虛子曰。昔人豫寘壽藏。東漢趙岐已有之。又唐姚勗宰相崇之孫也。曾於萬安山麓。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剝土爲臺曰化臺。是皆古達人齊死生之奇行也。乃若司空表聖之坐壙賦酌。蓋又太忘乎死生。游於無方之外。愈出而愈奇者也。嗚呼。小隱者曷可以少此等奇哉。

敬虛子曰。近檢佛藏。到此土撰述禪宗頌古聯珠集。見樓子和尙聞人唱云。你旣無心我便休。因而悟道。夫何以悟道也。蓋釋氏之教。有假我。有真我。你者假我也。我者真我也。人之所以不得休者。正假我有心。日擾擾而多事。夫旣假我無心。是一切幻緣不起。則真我便無事而休矣。非道而何。然則司空表聖之三休。果你無心而我便休者耶。又見古詩云。誰人肯向死前休。且表聖豫爲冢棺賦詩。酌酒於壙中。此非向死前休者不肯也。是知三休殆肯死前休者耶。嗚呼。表聖作矣。今也其何以逢我便休者。死前休者。相與而共此小隱哉。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旣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閩門著書。或獨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

宋閩人謝翱。字皋羽。所著詩文。名晞髮集。宋之亡也。避地浙東。隱不肯仕。晚愛子陵臺。下白雲原。有時登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慟哭。

敬虛子曰。哭乃人之一情也。情有所傷。則感而爲哭。若陸羽謝翱之所蹈。庸非山林無聊之慍耶。然而羽誠自慍。翱猶有所關。蓋忿宋國之亡。抱伯夷叔齊首陽餓死之節也。翱又嘗撰西臺慟哭記。有曰。阮

步兵死。空山無哭聲。抑竊論之。阮步兵之哭。狂也。陸接輿之哭。慍也。謝晞髮之哭。忿也。無非情有所傷。感而爲哭者也。往予少時。曾有感傷。欲到泰山巔崖。俯候旭日。嚼其紅焰。噴嵐吸鶴。披髮瞑目。長號大噉。信步而東。任其顛蹶。以自盡。聞者靡不訕然一笑。咻其痴騃。由今日觀之。則訕然一笑者之所咻。是誠大有誨於我也。嗚呼。古有善哭者。其音旨殊絕。清感哀婉。寫出腸內之幽悰鬱悃。不待憇人而人顧勃然動懷。蓋本域中之奇氣逸響。曷可不收。以備小隱一種超世風悲。云爾已耶。

### 种放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少與母俱隱終南山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以講習爲業。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行事。淳化初。被召。因母恚未起。母卒。咸平中。再召。乃詣京師。拜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

退士傳。退士不知誰氏。然嘗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監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游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遂棄所學。退居深山窮谷中。取經史恣讀之。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礎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使學者窺之。雅尚山林之居。每登高邱。步邃谷。延留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闕遠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而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

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或有謂之曰：是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嗚呼！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踰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無退乎？予獨無退乎？

敬虛子曰：种明逸初與母隱時。曾以野服見陳希夷。陳豫令人灑掃。种至拜庭下。陳挽而上之曰：君他日顯仕也。暨母卒。果應召受爵。真廟待以殊禮。特恩傲物。大爲王嗣宗所排。清節輒損。若种者似非巖中真品也。雖然。此其後來事耳。彼早歲閒適。若退士傳之烈也。亦足以抗巢由。拉夷皓。奈何其質不堅。顛撲而破。其根不深。引拔而遷。曷得起昔人北山移文之嘲也。嗚呼！庸非小隱一不遠之鑒耶。

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自爲墓於其廬側。終時作一絕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坟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卒。仁宗賜諡和靖先生。七世孫洪亦潛隱。不仕。著書自適。題其書曰：山家清事云。

林洪山家清事。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內植梅。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廡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犬十二。足。驢四。號。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落成。謝天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下恕。交隣睦。爲子子孫孫悠久地。

敬虛子曰。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其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適難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何林氏祖宗之閒適。世系若此也。書云。皇天輔德。林氏必世擅天輔之德者。不然。天詎私之。小隱者可以觀矣。

敬虛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云。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更園蔬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予謂人唯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場便休。豈不卽是世間大苦。抑以觀於林氏祖孫之閒適。卻離遣此苦而自由自在矣。夫自由自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若此者。奚啻不忙而已也。奚啻知足而已也。嗚呼。小隱者可以悟爲人處世之方矣。

### 王謙

王謙。字肩望。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尤善老易。咸通中。契丹游騎渡河。舉家被掠。謙卽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北望歎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號贅世翁。累輒自環。謂之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虞。病革。入室自掩戶卒。

敬虛子曰。天地之道。有順有逆。人之所值。莫非命也。奈何世俗之爲謀。率向順而背逆。然順非向之而可致。逆非背之而能逃。惟聽其來而安之。斯之謂正。予次小隱書。至王肩望。未嘗不歎伊人之逆。乃零



丁孤苦若是耶。棲遲東山。子身隻影。環碑刻石。以死自誓。厥後果如其誓死焉。可謂安於逆矣。夫天下祇知有履順之隱。博興泉石。取樂魚鳥。已爾。詎知又有此安逆者。夫逆能安之。然後爲真隱。昔人常隱之外。別有真隱之樂。豈不以此爲尤賢乎。

俞汝尙

俞汝尙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鄆南之崑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肯料理生事。澹於勢利。不以貧乏撓其懷。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親故有責以不爲子孫地者。汝尙笑曰。是乃所以爲之地也。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氏就視之。汝尙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汝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尙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趙宋李薦師友談。記東坡公云。日者王實見訪。實韓持國婿也。因問持國安否。曰。自謂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唯其殘年。正不當爾。頃有一老人。置酒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懼呼號。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只宜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唯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諸子曰。舉家諸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且吾平居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君言於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計也。

敬虛子曰。人之死生亦大矣。二者均爲重焉。世俗多狗生之欲。而罔念其死何也。方其狗生也。以爲死期尙遠。擾擾於恩愛之牽。汲汲於利名之競。了莫知止。然曾未幾時。少壯忽老。日復一日。俄纏災而臨簣。始嗟凶而起悔。此時也。筋骨委敵。喘息綿微。過已無補。善將奚遷。抑且奈何。齎恨而輒沒。永含無量之悲。豈不痛哉。冤苦也。茲觀俞退翁夫婦之死。感時刻日。從容而逝。寧無道乎。是蓋學於佛氏而有得焉者也。世訶佛氏之學。爲死人之事。夫死乃人之所不免。固大事也。奚爲而不學。予旣述退翁之傳。再附東坡之談。正欲小隱之人。知所學焉。以善其死。嗚呼。閒林靜宇之下。洗滌心攪。擺脫物累。收斂元真。鍊養至性。顧不應遲遲爲之。臨了一旦倉卒。徒恨而無所將也。

敬虛子曰。予旣次退翁東坡。以明善死之學。又嘗聞之。昔吾有先正曰。人之形有死生而性無死生。猶人之形有老少而性無老少。此言可謂善喻。人唯不達性無死生。背貪生厭死。惑矣。其在孔門。子貢問死。子曰。待汝死時自知之。夫死則無知矣。乃曰自知之。可見形死而性不死也。夫形死而性不死。此性之所以妙。老少而靈。貫死生而活。或者竊謂性與死生原不相干。識乎性與死生原不相干。則見性矣。嗚呼。安得夫見性之人。而與之共了死生耶。

### 譙定

譙定。涪陵人。學易於郭彞氏。郭彞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聞程頤講易於洛。往學焉。遂得聞精義而歸。初頤與兄顥依父珣。宦游成都。見治寢輪桶者。挾冊視之。易也。欲

致詰。窺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其後袁滋問易。頤曰。易學在蜀。滋入蜀。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郭彞氏。窺叟。皆蜀之隱君子也。

敬虛子曰。甚矣易道之大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仲尼所以五十而學易。茲何歷取易於蜀之隱人也。豈以學易者往往而不得其門。尙訓詁則穿鑿其意。好文章則支離其詞。致使天地之義不立。作者之心俱晦。而然耶。傳曰。禮失求諸野。蓋言世之行禮者太文而失真。反不若野雖質樸而古意猶存也。然則歷取易於蜀之隱人者。無乃求禮於野之謂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遇而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裕曰。先生澡身浴德。若此。盍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敬虛子曰。予每讀松江漁翁傳。未嘗不振刷而起。羨其鶩然漱靈液於霞外。灑清風於域中。忘世善。

遣如是哉。如是哉。昔者竊聞之郭象注莊子有曰。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謝靈運括其義而詠之曰。一悟得所遣。大凡道理皆由悟而得。一有所悟。真見夫天地之間。澹而無事。其有累吾身心者。奚容而不遣。遣之遣之。而又遣之。以至於無所遣。遂乃一切蕩豁。無物嬰拂。將與太虛同妙。而常樂自然。斯老朮莊周之能事也。不意乃翁悟而得之。契大教之元旨。諧生人之本趣焉。爾嗚呼。古來高士。多藏於漁釣。豈閒寂能生至心。抑虛明必知所止也。

杜生

杜生。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爲生。曰。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明敖英綠雪亭雜言。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譫語。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懷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唯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交。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於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敬虛子曰。佛言人都在闕陷世界。由今觀之。豈不誠然哉。是故得此求彼。無少休息。卒之淪溺以死者。皆坐是也。然究竟其所從來。率緣根器淺薄。兼以習陋難除。遂大爲一切諸塵所迷爾耳。乃若杜生所爲。與夫真空寺老僧所言。非渡迷一筏耶。小隱者果能返觀內照。研尋靜真。而有時得以乘此筏也。達彼岸也。自能遣離。自能圓滿。將別具一隻眼。瞰破大千劫累。橫出一枝法。向毗盧頂上行。夫豈終住此闕陷世界哉。嗚呼。此可以易易能之。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出。風裁甚整。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

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吾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敬虛子曰。予述小隱書。終於順昌山人傳。且系以桃花源記何也。蓋歎生民之真。今獨見於窮山僻谷間。雖然。非異也。憶遐古之代。天下沉冥無事。舉一世而咸游於混茫淡泊之中。熙熙皞皞。與物無容。而守乎自然。當是時。無地不桃源也。無民不順昌山人也。此之謂大同。此之謂至樂。奈何風之變也。詐僞日出。澆淳散朴。其真乃離。然後桃源之地特遠。而順昌山人者孤絕。衆相劫爭。皆墮悲苦。無異樊禽阱。

獸則亦何樂乎爲人。予重戚之。潛然流涕。若有大不得已者。因發揮小隱之道。歷綴幽人峭行。而輒以此終。正謂生民之真。本來如是。要必如是也。而後真始見。將吮其味。勉強自寬。以無負此生耳。雖不在窮山僻谷間。與在窮山僻谷之樂同。嗚呼。是書之所由述也。不然。豈好夫孟浪之行。而憑臆肆言。甘爲縉紳先生所不道耶。

